

伏羲虎文化与宝鸡民间美术的渊源

李 强

(宝鸡文理学院 美术系,陕西 宝鸡 721013)

摘 要:史前时期,生活在关陇地区渭水中上游的伏羲部落以虎为图腾,虎的图腾崇拜在历史发展中作为一种文化基因以一种集体无意识方式保留在其后裔的文化血脉之中,形成了崇虎的民俗意识,并反映在与原始文化有直接联系的民间艺术作品之中,这在宝鸡地区民俗文化中的尤为突出,表现为民间美术中的彩绘泥塑虎、布绣虎头帽、虎枕、百岁虎等。

关键词:宝鸡民间美术 伏羲 崇虎民俗

一、引言

虎的存在已有200万年的历史,它最早产生于中国中部山区,并且亚洲独有。它是壮丽、神威和生命的表象。虎在远古就受到先民崇拜,并在以后发展中赋予更丰富的文化色彩,从而使其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人们不仅对虎敬畏、喜爱,而且顶礼膜拜,对虎的崇拜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虎文化,崇虎思想在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

关陇地区,指以渭河流域为中心的陕西关中和陇东这一共同文化区域。关陇地区是虎文化的发源地,这一区域的民间民俗中蕴含着远古图腾虎文化崇拜的习俗,在此地民间艺术中多见以虎为题材的作品,如彩绘泥塑虎、虎枕、百岁虎、面虎等,带有神秘的崇拜习俗。在宝鸡的乡间以虎为题材的民间艺术品类丰富,深厚的崇虎文化思想影响其间。

二、宝鸡崇虎民俗的文化溯源

寅虎是十二生肖之一,在民间影响甚广。虎崇拜是生肖文化的发展吗?生肖文化在汉代才得以完善成熟较晚,追本溯源,民间的崇虎历史可以追溯到虎图腾崇拜,这是在人类发展的早期,民间的崇虎习俗正是承袭这一渊源。

虎作为一种大型食肉动物,在自然界的残酷的生存斗争中,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即“百兽之王”。以狩猎为主的史前部落,在原始森林中世代代与猛兽格斗,自然崇奉山中之王——虎,并尊为图腾物。

“史前时期低级的经济发展形态决定了人类的认识水平必不可免地按照原始思维方式发展,选择其赖以生存、作为本氏族繁荣发展的精神支柱和氏族或部落标志的圣物,以为旗帜”,^[1]这就是图腾。图腾是原始宗教观念在氏族组织及其徽志中的表现,氏族先民认为图腾与氏族之间存在着某种血缘关系,由崇拜而产生亲和力和力。宝鸡地区的崇虎民俗文化与这片土地古老而悠久的历史有着渊源联系,孩童头顶的虎帽,以及房间显著位置悬挂的虎头挂片显然是一件顶礼膜拜的圣物,它继承了史前时期的图腾崇拜的文化意蕴。宝鸡处于关陇地区的核心位置,在大约七千年前这一地区主要活动着狩猎为主的伏羲部落,伏羲氏族就是以虎图腾为崇拜物。龙与虎是远古时代最具体

表性的图腾物,虎作为凶猛的野兽与原始狩猎民族生产生活关系更为密切,要比虚构的龙图腾崇拜产生更早。

在历代学者的历史与文化考证中伏羲氏族的地理活动范围已比较清晰,就是以关陇地区为中心。《帝王世纪》云:“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成纪就是现在渭水上游的关陇地区西部的天水,与宝鸡地域相接。崇虎的伏羲氏族最初在此活动,在氏族的生存发展中伏羲部落沿河迁徙到宝鸡地区,伏羲崇虎的图腾文化也影响到宝鸡。“伏羲生成纪,涉治陈仓”(《遁甲开山图》),陈仓就是宝鸡的古称。在宝鸡流传的历史故事与民俗传说中也留存着伏羲等史前先祖与虎的有关传说。在宝鸡的考古发掘中以北首岭遗址为代表的多个史前文化遗址也可佐证这个地区六七千年前就有人类的定居与频繁活动。这里出土的大量先秦时期的青铜器物上都有丰富而变化多样的虎的形象,商周时期流行的饕餮纹饰也源于虎的形象。由此可看出崇虎习俗的延续性。

伏羲氏族尊虎为图腾,民俗学家考证有“虎伏羲”之说。从文字学的角度也可窥测,伏羲与虎之间的深远关系,伏羲即太皞,又作包牺,庖牺、宓牺、虑戏,虑戏二字均从虎头,即以暗示他与虎有非凡的关系。伏羲氏一族将虎作为图腾,其部族从渭河上游迁徙发展,与其他部族战争融合,一直影响至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华夏民族重要的一员。在人类的不断进步发展中,由图腾祖先信仰的基础之上产生了保护神的观念,这种神的观念持续时间会更为长久和坚固,“画虎于门,鬼不敢入”(《风俗通义·祀典》),“虎为阳,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形成崇虎的文化观念,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凝固在民众的思维之中。在今天主要是保留在与原始文化有直接关系的民间艺术之中。

三、宝鸡地区民间美术中的崇虎文化

虎在宝鸡地区乡村的民俗中具有重要价值与作用,从民俗中的岁时节令到人生礼仪无不有虎的参与。人们从腊月二十三(小年)送灶神开始,打扫房间除去一年的灰土与污浊,扫去流年的晦气,收拾妥当,开始了新年的准备。剪窗花、贴门神,并郑重其事地将虎头挂在家中显眼的位置,祈求它超自然的法力能够除魔驱鬼、保佑家宅平安。端午节带上艾虎香包百毒不侵。崇虎观念根深蒂固于普通百姓的观念之中,这与人最基本的生存生命需求紧密的联系。穿衣吃饭是生存的 necessary 保证,丰衣足食是人们的理想愿望,这些形成民众中以“福”为理想的民俗意识。这种观念从远古延续至今,在史前人的基本生存保障不能自己完全掌握的时候,自然祈求有法力的神祇来保护。山中之王老虎在先民的意识中具有这样的威力而受到崇拜。

远古时期先民为了生存的需要向自然获得自身发展所需的必需品,并开始思考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由此建立以阴阳观念为核心的本原哲学,并在人类不断的理性思考中转化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阴阳观念将诸多事物划分为阴与阳两部分,虎为阳,阳即太阳,是万物生长的生命之源,崇虎就是崇阳,是自然的生生不息,是对生命的礼赞。

凤翔彩绘泥塑虎最具代表,包括虎头挂片与坐虎等。尤以虎头挂片作用特殊,它的形态不像孩童的泥玩具,泥制易碎而且沉重,不适宜做面具,它悬挂在家中显著的位置用以镇宅辟邪,护佑家人平安。另一种坐虎就如同孩童生命的保护神,似于陕北的炕头狮,大的放置于炕头,虎虎生威,小的空壳内放有石子、泥丸,可摇出声响,是乡间孩童常见的泥耍活。彩绘泥塑素有“三分塑、七分彩”的说法,匠人在施彩时并不以虎“黄质黑章”的形象特征为蓝本,而用墨线于虎头、虎身绘制传统吉祥的花草、动物图案,再填以红绿等浓烈对比的色彩,绚烂夺目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刺激。

虎头挂片属于半浮雕。造型特点与西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相类似,平面上凹凸出虎的眉、眼、鼻、口。虎头上繁复的彩绘图案亦如青铜兽面上密布着云雷、回纹。然而虎头挂片与青铜兽面所显示出的狞厉审美不同,红绿对比的民间色彩与吉祥纹饰给人的是一种亲和力。彩绘泥塑虎额头的主要部位并没有画出一个“王”字,而放置着一朵盛开的牡丹花,双眉则是一对意象表现的阴阳鱼,鼻梁部位画出一个倒置的药葫芦,双目圆睁、张开血盆大口,下颌画上多子的石榴或牡丹,在一些空地艺人们如“画符”一般“撇”出意象的蝴蝶、蝙蝠。两颊、双耳还用弹簧缀有蝴蝶、飞鸟等小饰物。泥塑的彩绘如同打开了吉祥图案汇集的百宝盒,民间艺人将丰富多样的符号纹饰毫不吝啬地都放了上去,表达了百姓心中最普遍的对美好生活的祈求。虎头挂片是造型上图腾兽面风格与色彩上的民俗倾向的结合。

人们不仅在宗教哲学观念上崇拜虎,而且将生活的多方面都与虎加以联系。虎为百兽之王、山中之君,其威猛雄武的形象往往也成为百姓心目中英雄的某种性格与精神气质。在宝鸡地区的社火游演中,就在“杨七郎”脸谱的额头部位画一只白虎或写一笔草的虎字,以显示其是一员“虎将”。

在日常生活中,人之吉凶祸福、发迹变泰也往往附会到与虎的关系上。贵人贵相多与虎相、虎威、虎运有关。直到今日人们见到孩子长得圆润健康、富有生气,还习惯誉之为“虎头虎脑”;比喻人英武、风度矫健则说“龙骧虎步”、“虎背熊腰”。这些都有深厚的民俗心理渊源,也是人们审美意识的依据。它是来自虎的非凡形态和气质。

崇虎的民俗心理还更多地表现在妇女生育方面,如祈虎赐子、配虎保婴。孩子未生之前人们求子似虎,既生之后,则给幼儿戴虎帽、穿虎鞋,以像虎子,保子健康这种习俗在乡间一直流传,至今不衰。

宝鸡地区妇女至今有为孩童缝制虎枕的习俗,形似小虎的枕头当然可以作为孩童的玩具,其实它不止是卧具或玩具,而是一种辟邪镇凶、勇武的象征。传说这一习俗来自于汉代抵御匈奴的“飞将军”李广,他也是杀虎将军,曾经斩下虎头枕卧而眠,“示服猛也”。在虎枕、虎帽、虎鞋上寄托着妇女对孩子成长的美好祝愿。

在宝鸡的乡村虎枕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以虎身为枕的主体,枕的一侧绣出虎头,另一侧加上虎尾,并缝制出四条短粗的虎腿,虎的眼睛、鼻子等用布单独缝制,再缝接在虎脸上。常见的老虎是“黄质黑章”,而古代传说中有白虎或黑虎,不但斑纹有异,而且有威风而不伤人,是一种灵兽,所以在民间常见黑布缝制的虎枕。西秦虎枕头身以黑或红这两种布料为底,腹用白布,在头、身用彩线刺缀图案,形象憨实可爱,没有了真实虎的八面威风,更像家中的猫儿、狗儿成为伴随孩童成长的玩伴。另一类基于传统枕头的样式,枕两侧的枕片各是一个刺绣的虎头,形成两尾相交的双头虎。头部基本以平绣为主,突出虎的眼、鼻、口部位。孩子睡在母亲千针万线绣出的虎枕上,以这样的灵兽护佑一定能健康成长。

虎头帽是西秦刺绣中的精品,做工精湛,体现了民间刺绣的精华。宝鸡的西部山区经济条件落后,生活条件艰苦,虽然孩子身上可能穿着有补丁的衣服,而头上戴的虎头帽却是让人瞩目的焦点,也许它被油污所污染,但依然能显示其工艺的复杂与精湛。虎头帽往往在孩子长大之后被收在家中的箱柜之中,等到下一个或下一代婴儿的降生再继续使用。虎作为一种圣兽,顶在孩童头顶之上,更显示出它是一个至高无上、通天的保佑百姓的神祇,被顶礼膜拜。

百岁虎是宝鸡地区孩子满月或百天亲友相送的一种布艺老虎。它是一个蹲坐的老虎造型,表现出“黄质黑章”特征。虎的身体以黄色棉布为底,用黑布剪出吉祥图案贴于虎身似于虎的斑纹。最为夸张的是虎的头部,额头一个大大的“王”字,虎目圆睁张开的虎口中伸出长长的舌头,用金银箔剪出“长命百岁”贴于舌面,虎眉、虎须使用牛马的鬃毛,张扬树立,八面威风,庇佑孩童百病不侵。

从史前时期人类的起源开始,生命的至上价值就受到重视。这些重要的人生时间,人们都要以庆典的方式来纪念,在不断地文化积淀中成为民俗中人生的礼仪,送百岁虎就是“满月”、“百天”这一特殊的人生日子,对孩子健康成长的美好祝愿。

四、结语

宝鸡有民间美术之乡的美誉,其民间美术样式多样,民俗内涵丰富,尤其是古老的历史文化渊源深深积淀于这些民间美术作品之中,这一地区以虎为题材的民间美术作品尤为丰富,充分反映了关陇地区民俗文化中的崇虎观念。它渊源于远古伏羲氏族时期的虎图腾崇拜,分布在现在广大乡村护佑家宅与孩童的各种民间艺术之中,成为民族文化中重要的组成。虎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中灿烂夺目,在民间艺术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它的丰富多彩,它融于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血液。

参考文献:

- [1]汪玢玲.中国虎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2007.1.
- [2]李宁明.人祖伏羲与宗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7.

课题来源:2009宝鸡文理学院人文社科重点科研课题:凤翔彩绘泥塑与木板年画的生产与民艺特征研究项目编号:ZK09121